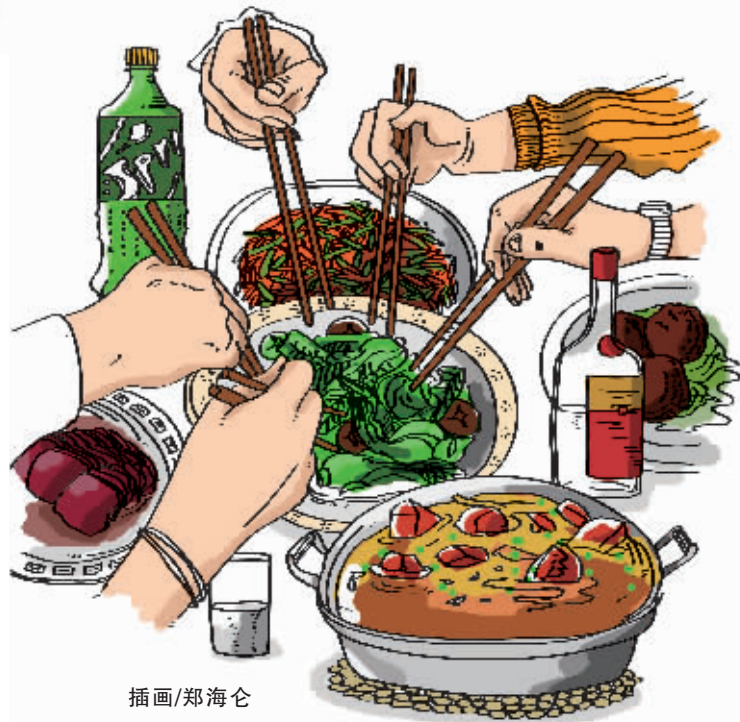


江杭

俗世 A6

小青菜

■文/周平军



插画/郑海仑

香喷喷的可乐鸡翅端上桌，孩子们嗷嗷叫着抢夺起来。餐桌上，盆盆碗碗里堆满了小山一样的各种菜肴。摆在我面前的是一盘小青菜，绿莹莹清爽爽的，我大口咀嚼着。室外，天寒地冻白雪皑皑。室内，香气扑鼻热气腾腾。父亲抿了一口酒，又吸了一口烟，在吞云吐雾中，笑眯眯地看着。孩子的吵闹，他丝毫没感到厌烦，子孙绕膝家人全聚，这是他最幸福的时刻。

我和妻子夹着青菜，转眼间半盘下肚，父亲又连忙到厨房里添满。母亲看到我对小青菜情有独钟，说，这青菜可是费了功夫。饭后，妻子帮母亲洗碗时，母亲絮絮叨叨说了个大概。

早在两个月前，因岳父病重，学医的妻子千里迢迢赶回来照顾。父亲代表全家前来探望，顺便问妻子过年能否回来，妻子说回来。父亲很高兴，一再嘱咐妻子，过年来的时候什么也不要带，全家人回来就行。

在外闯荡多年，小日子过得也挺惬意，前几年回老家时，偏爱自家菜地的小青菜，常常一个人吃掉一大盘。多少年过去了，喜欢吃小青菜，一直储存在父亲的记忆中。听说今年我们要回来，父亲筹划了一个很大的决定，建大棚，种青菜。

我的家乡在沂蒙山区的一个山坳里，那里山多地少，土质肥沃的地块更是极少，只适合栽种果树和地瓜花生之类的经济作物。因此，这里的乡亲基本都是栽种果树的好手，要说建大棚种蔬菜，对于操弄了一辈子果树的人们来说，是一件很困难的事。

大棚蔬菜对父亲来说也是新鲜事物，没有技术可不行。可这也难不倒他，到临镇一个常种大棚蔬菜的村庄，给人家做了一个星期的义工，速成了点大棚技术，回来便摩拳擦掌跃跃欲试。父亲用三倍的山地换取了别人家一垄朝阳的洼地，开始了他的壮举。

为了能够在过年的时候，

让我回家吃上新鲜的小青菜，父亲可费了一番功夫，像婴儿一样呵护着他的大棚。村人不解，父亲为什么这样费时费力去种一垄大棚，父亲蹲在地头，抽着早烟，只回答两个字：“赚钱。”村人听了，白眼一翻，就这一垄地，就是都种了金子，也不值多少钱。父亲不再解释，继续在大棚里捣弄。冬天北方寒冷，大棚里温度上不来，父亲从家里拿来取暖的煤球炉子，给大棚增温，大棚外用厚厚的草毡和破棉絮覆盖。母亲说，这是她见过父亲做的最为上心的一件事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大棚蔬菜栽种成功。春节的年夜饭桌上，端上了特供的绿色的青菜，孩子们不感兴趣，争抢着他们爱吃的食物。但这盘青菜成了我和妻子的最爱。

春节期间吃着这金子一般的小青菜，听着父亲种植故事，心潮澎湃泪水涟涟。唯有多吃，大口吃，使劲吃，似乎才能够对得起这份沉甸甸的爱。初五，我们离开时，车子后备箱里塞满了青菜，足够我们这三口小家，吃上一个月的。

节后上班第一天，给同事拜年分发了一些小青菜，说起父亲种植青菜的故事。同事激动叫嚷说：“有同感，有同感。”同事爱吃鱼，周末回家时，和父母闲聊说城里的鱼不香，没小时候老家河里的鱼好吃。仅仅这句随口话，同事七十多岁的老父亲，在他家靠河边的一块空地，挖起鱼塘，老人家用三个月的时间，硬是一锹一锹挖出了一汪鱼塘，养殖儿子爱吃的鱼。

小青菜的故事，挖鱼塘的故事，是生活中一朵美丽的浪花。无论我们在哪里，父母亲的挂念就到这里，亲情就缠绕在哪里。这是一根看不见的线，无论逢年过节还是平常日子，血浓于水的情感紧紧相连。时空远隔，家乡的味道，触动味蕾吞噬着记忆，这里是故乡，这里有乡愁。

未能送达的祝福

■文/王南昌

2月18日除夕下午5时许，我给远在昆明的老同事，有着半个世纪友情的老朋友唐光杰发去恭贺羊年到来的新春祝福。按惯例，他收到后会立即发信息给我，表示感谢和问候。最近一次是元旦互致信息问候。但此次，他却一反常态，短信发出后我未收到他只语片言，心中很是纳闷。当晚看央视春晚，因牙疼，才看了一会便坚持不住，躺下睡了。大年初一中午，牙疼略好，匆匆起床草草用餐后，便急着给老唐打电话。电话拨通，铃声响了很久一段时间无人接，我正准备挂机时，突然一个沙哑苍老的老妇声音传来：“你是镇江的小王，王南昌吗？”我说：“是是。你是嫂子姚大姐姚坤珍吗？”听到对方说是，我便说，我找老唐，想跟他聊聊。一阵沉默过后，姚嫂说，老唐已经走了有一个星期了。

我哽咽了。老唐是我参加工作后认识的第一个人，当时我在他手下实习。老唐知识渊博，写得一手好字，在云南省测绘系统，大家都称他“秀才”，真名反倒无人提及。我俩兴趣相同，脾性相同，遂成莫逆之交。我们在一起工作了20多年，踏遍了云南全省的崇山峻岭。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上世纪70年代初，在云南哀牢山脉进行大地测量观测中发生的一件事。当时，我们要到一座名叫“道人山”的海拔3000多米的山头观测。由于周围几十里内都荒无人烟，到处悬崖绝壁，无路可行，为防万一，我们特以高价请了彝民做专职向导。向导说，从住地到山头，至少需步行12个小时。我和老唐一行五人，背着沉重的经纬仪、平板仪、干粮、标尺

等器具，跟着向导在丛林中缓慢爬行。我们是晚上8点打着松明火把开始行进的，按计划应于第二天早晨8时左右登顶，如天气好，这是最佳观测时间。步行约4个小时后，我已全身乏力，但又不能掉队，因为山野中野兽出没，一旦迷失方向，便只能困死山中。我便跟老唐说，要歇一会。老唐在我休息时跑去跟向导协商，给他加钱，请他背我一段。就这样，走一段，背一段，途中还遭遇了两次云豹袭击和猴子袭扰，终于在第二天上午9时许登上了山顶，顺利完成观测任务。

老唐一生，可谓命运多舛。妻子姚坤珍在四川南充务农，五个孩子全靠他微薄的工资维持生计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改革开放落实政策后，妻儿户口虽迁入昆明，但均未能找到合适的工作，靠打零工为生，没有固定收入。他的大儿子因病去世后留下了一个呆痴的孙子……

老唐也有辉煌。他不仅是“秀才”，更是高工。他担任过我国援外的坦赞铁路的线路测量专家，出色的工作受到了国内外一致好评。回国后他担任了国家测绘总局主办的《中国测绘》学术期刊的责任编辑。

回首往事，感慨万千。我查看手机上老唐以前发给我的信息时，忽然发现有2月18日晚上10时零2分以唐光杰的号码发来的短信：“王叔叔，谢谢你。我父亲已去世了，祝您及家人节日快乐，身体健康！”这是老唐孩子们代为发给我的信息，原来我未曾送达的祝福还是被孩子们收到了。

投诉

■文/凌久勤

几年前的一个夏天，我和九岁的女儿到句容城南的一个村子走亲戚。

中午，吃过饭我俩决定回城，走到离村子几百米的一个地方等公交车。此时，热浪滚滚，翻江倒海一般，柏油路上的柏油似乎也要融化了，软塌塌的，“嗤嗤”冒着烟。我们站在路牌下，焦灼地等待着。

我们要等的是8路车，由二圣水库北岸开往句容。这个车子班次很少，大概要半个小时一班。想打出租车，可这个地方偏得很，出租车是昙花一现，要拼人品的。

要命的是，女儿口渴起来。她喊着：“我快渴死了！”望了望附近，没看到水塘。我安慰她：“忍一忍，车子应当快到了。”

果然，一辆8路车由远而近。奇怪的是，面对我的招手，司机只是努了努嘴，摆了下手，就加大油门，开走了。

“竟然拒载，溜站！”我气得不得了，“这不是把我们当猴耍吗？”好在，我眼睛好，记下了车牌。对这样的司机，一定要投诉！我想。

继续等下班车吧。我的嗓子也已经开始冒烟。又等了二十分钟，没等到我要的车，却看到了那辆溜站的车又载着乘客开回来了。我恨不得捡块石头砸过去，可我终究没有这么做。驶过我眼前的时候，这

位司机还按了一下喇叭，朝我挥了挥手，笑了笑。

“这种人，简直是人渣，真是太坏了，还好意思笑得出来！”我心里狠狠地骂道，“拒载，溜站，回头还来嘲笑、挑衅，我今天非要投诉你不可！”

十分钟后，又一辆8路车来了，我和女儿仿佛遇到了大救星，立马上车。

一上车，我就问司机：“你们的投诉电话呢？”

司机不明就里，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。

我把前后经过原原本本讲了一遍。司机说：“你错怪他了——他不带你，肯定是车上没有座位了。我们这里的路况比较糟糕，这种乡村公交，要求确保每个人都要有座位，不能有人站在车上。这是公司的规定，也是为了你们乘客的安全，驾驶员肯定不能违反，否则，就要被处罚——你看，我们车子上摄像头有几个呢！他回头朝你按喇叭，挥手微笑，是跟你打招呼哩。你要谅解他啊！”

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我明白了，他照规矩办事，没有错。我真的差点误会了他。

有时候，特别是火急火燎的时候，人，更需要的是理智和冷静，不然，就会出差错。